

夏小正第四十七

莊

雅州著

文獻禮記卷十一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文史哲學集成

夏

心

祈

論

也鴻不必當小正之遯也雉震响震也者

爾九月遯鴻鴈先言遯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遯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遯也如不記其鄉何

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

魚陟負冰雨舍也言解蟄也農緯厥

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

雨舍也

中

莊雅州著

文史哲學集成

夏小正析論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⑫ 文史哲學集成

夏小正析論

著者：莊

雅

州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二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平裝定價新臺幣二〇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初版

必究印翻・有所權版

自序

不曉得此生能寫幾本書，而無論如何，「夏小正析論」都將是永難忘懷的一本。

十年前，在高師仲華、周師一田指導下，開始準備撰寫博士論文。當時擬訂的題目是「大戴禮記研究」，經過多年的蒐集，材料還算完備，卻苦於內容龐雜、疑難層出，在短短幾年內根本不可能寫出一本合乎理想的論文。只得將範圍縮小，專門鑽研其中的夏小正，蓋小正本為三代古籍，價值最高，材料也最豐富。可惜寫了二十萬言的校釋、十二萬言的書錄後，時間已相當匆促，只允許草就一篇萬言的緒論，探討幾個重要的問題，而無法照原訂計劃寫出較為詳細的析論來。文心雕龍云：「逮乎篇成，半析心始。」在完成「夏小正研究」後，對於這句話真是感觸良深。參加學校、教育部的學位考試時，都曾表白這份遺憾，當時主試的老師們紛紛鼓勵我繼續努力，早日完成這件未了的心願。他們獎掖後進的熱誠，令我拳拳服膺，不敢或忘。

夏小正雖然是一篇古老而簡短的文獻，所牽涉的範圍，如天文、曆法、生物、氣候、人文，卻相當廣泛、相當專門。在提倡科學，復興中華文化的今日，如果由各種專家學者分工合作來研究它，應該是很有意義的，可惜「群經之中，大戴最晦，而夏小正在大戴之中又為獨晦。」（嚴元照夏小正箋

序）近數十年來，涉獵夏小正的學者寥寥無幾，要勞動這麼多的專家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得已，只好不自量力來做拋磚引玉的工作。當然，這份任務是相當艱鉅的，一方面要儘量吸收「夏小正研究」中的成果而避免重複，另一方面又得研讀不少專門書籍而融會貫通，限於個人才學，呈現出來的成果自然不能十分令人滿意。但我已盡了心力，所衷心熱禱的，不僅在於得到大方之家的指教，更在於像夏小正這類的古代文獻能引起世人的注意。

過去在國內，雜務紛乘，只先後完成本書中的三篇。去年秋天，由於淡江大學與漢城誠信女子大學締結姊妹校的關係，應邀來韓講學。此地課業負擔較輕，生活也十分單純，遂有充裕的時間將其他各篇陸續殺青。爲了這本小書，當寒假來臨，所有的交換教授都效北雁之南飛時，我一個人滯留異邦，與嚴冬搏鬥。所面臨的，不僅是冰雪的酷寒，客居的孤寂，更是缺乏良師益友可以當面請教切磋的環境。想起兩百多年前，任啓運撰寫夏小正注，「春祁寒多雪，余直廬綠雲深處（直廬舊額），在冰圍雪嶽中，退直之餘，日呵凍作數十字，見者哂余何自苦乃爾。」（夏小正序）不禁心有戚戚焉。直至元月底，內子蕙慧來韓相伴。寫作條件才算大有改善。本書的脫稿，時逾三年，地互千里，可謂得來不易，無論成績良窳，我對它都有一份特殊的鍾愛。更重要的是，從此可以將夏小正的研究告一個段落，進一步去探討大戴禮記的其他篇章，這又是十分值得欣慰的事。

最後要感謝汪師雨盒寵錫題端，陳熾彬賢棣代爲斟讐以及淡江大學連續給予兩年的研究補助。同時也應感謝國內外許多師長、親友、同仁、學棣們的關懷與愛護，沒有大家的精神支持，拙著是不可

能如此順利完成的。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廿五日 莊雅州謹識於漢城客次

夏小正析論 目次

壹、夏小正之經傳	一
一、經傳之分合	一
二、經傳之時代	七
三、經傳之評價	一四
貳、夏小正之天文	一九
一、鞠	二〇
二、參	二三
三、昴	二五
四、大火	二六
五、辰	二八
六、南門	二九
七、織女	三一

八、斗柄	三三
九、漢	三五
十、日躔	三六
叁、夏小正之曆法	四三
一、紀月法	四四
二、紀日法	四六
三、紀時法	四九
四、節氣	五〇
五、季節	五四
六、歲	五五
七、夏曆	五六
肆、夏小正之生物	五九
一、植物	六〇
二、動物	七九
伍、夏小正之氣候	一〇七
一、物候	一〇七

二、氣象	一二六
陸、夏小正之人文	一三一
一、民生	一三一
二、社會	一三七
三、產業	一四二
四、禮儀	一五二
五、政事	一五八
柒、夏小正月令異同論	一六三
一、時代方面	一六三
二、材料方面	一六七
三、結構方面	一七〇
四、文字方面	一七四
五、思想方面	一七八
附錄 書影	一八三
參考書目	

壹、夏小正之經傳

博物志云：「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換另一個角度說，經就是古書的正文，傳、記就是早期的注釋或參考資料。只因這些書多與儒家聖賢有關，所以大家特加尊崇而已。古代的典籍文字簡奧，義蘊精深，由專家學者加以注釋或撰述參考資料，自然是極有必要的，因而周易有了十翼，詩經有了毛傳，尚書有了孔安國傳，儀禮有了子夏喪服傳、大小戴記，春秋有了公羊、穀梁、左氏傳，甚至連墨辯也有經傳的區別。這些經傳在我國的學術史上佔有無與倫比的地位，可是由於年代久遠，也引發不少問題，諸如作者、時代、傳承、篇章、字句、訓話、義理、價值等，近二千年來都曾激起更僕難數的爭論。一方面使中華學術顯得更多彩多姿，另一方面也留給我們這些後人不少的困惑。夏小正同樣具有這類問題，現在且分幾方面來加以探討：

一、經傳之分合

夏小正本上古遺籍，單行於世，厥後有人爲之作傳，成爲古文記二百零四篇之一，漢世，戴德採入大戴禮記，此乃我們今日最常見的本子。這個本子並無經傳之類的字眼，我們何以知道它有經有傳呢？王聘珍說得好：「鄭注月令引夏小正者九，如正月啓蟄、魚陟負冰、農率均田、丁亥萬舞入學、妾子始蠶，九月丹鳥羞白鳥，十一月王狩，皆是經文首句，故直稱爲『夏小正曰』。獨於丹鳥羞白鳥之下，引『丹鳥也者，謂丹良也。』云云，則以『說曰』二字別之，說曰者，即傳者之說也。是鄭所見本原自有經有傳，此其明證也。又，郭注爾雅有引『夏小正曰』者，有引『夏小正傳曰』者，則小正之有經有傳，至晉時猶未謫也。」（大戴禮記解詁卷二）此外，陳壽祺說：「今考吳陸璣毛詩義疏引大戴禮夏小正傳曰：『繫，遊胡；遊胡，旁勃也。』見左傳隱三年正義，則三國時有傳名也。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大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候，王事之次。』今夏小正傳無此文，蓋傳本異，則漢時已有傳名也。」（左海經辨卷上夏小正考）程鴻詔也說：「高誘呂紀注引爵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並稱『傳曰』。」（夏小正集說）綜觀他們的論證，夏小正在漢晉以前有經傳之分是灼然至明的。

其次，很自然地，我們會進而追問：到底何時夏小正經傳才混合無別呢？王筠云：「今夏覆檢大戴本，有傳無經，此由經傳別行，讀者見經已具傳中，遂魯莽而刪經。以致今之讀者謂此書經傳雜糅，不知僞越經傳者始于後漢之費直，戴德乃前漢宣帝時人也。」（夏小正正義自序）其意蓋謂自費直以易傳附經，才有僞越經傳的現象（這種說法正確與否姑且不論，詳見林麗真易傳附經的起源問題）。

至於夏小正經傳本自別行，經自經，傳自傳，猶如熹平石經春秋傳不載經文，這是漢世經傳通行的一般情況，夏小正自然也不例外。由於傳中都複舉經文，有人就將別行的經文刪汰，以致何者爲經，何者爲傳，單靠含有經文的傳，遂難以明辨了，於是懷疑戴德雜糅經傳者大有人在，其實是一種誤解。王筠的說法大抵是不錯的，只是語焉不詳，後文又大談費直以象象文言參錯於卦爻辭中的情形，所以很容易讓人產生錯覺，以爲他是在說費直將夏小正的經傳也僞造了。總之，夏小正經傳所以難以分別，是有人「鹵莽而刪經」，至於鹵莽者是誰？刪經是何時之事，則不得而知。

首先發現夏小正應有經傳之分，而又重加釐析的，是宋朝的傅崧卿。他說：「關本、戴禮皆以夏小正文錯諸傳中，渾渾之書，雜以漢儒文辭，醇駁弗類，且所訓疑有失本指者。乃倣左氏春秋，列正文其前，而附以傳。月爲一篇，凡十有二篇。釐爲四卷，名曰夏小正戴氏傳。」（夏小正戴氏傳序）可見當時他所看到的夏小正，無論是單行的關澹本，或收在大戴禮中的集賢殿本，都沒有經傳之分。是他受了春秋左氏傳的啓示，才從傳文中將經文釐析出來的，唯傳中仍保留着經文，亦即經文是複舉的。他的夏小正戴氏傳共有經文四五五字，傳文二四七二字，茲錄其全經如左：

正月：啓蟄，鴈北鄉，雉震响，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暢，囿有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獭獸祭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柳穉，梅杏桃李則華，緹縞，鷄桴粥。

二月：往稷黍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女士，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莖，采蘩，昆小蟲抵牴，來降

燕乃睇，剝鰾，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三月：參則伏，攝桑，萎楊，羴羊，蟹則鳴，頒冰，采識，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鴛，拂桐芭，鳴鳩。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罔有見杏，鳴蟻，王苴莠，取茶，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鳩則鳴，時有養日，乃衣瓜，良蜩鳴，匡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啓灌藍蓼，鳩爲鷹，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煮梅，蓄蘭，頒馬。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鷹如摯。

七月：莠萑葦，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萃莠，漢案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玄校，剝棗，臬零，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駕爲鼠，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遷鴻雁，主夫出火，陟玄鳥蟄，熊羆豹貉鼪鼯則穴，榮鞠樹麥，王始裘，雀入于海爲蛤。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雉入于淮爲蜃，織女正北鄉則旦。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隕糜角。

十有二月：鳴弋，玄駒賁，納卵蒜，虞人入梁，隕糜角。

傅氏從渾渾古籍中，稽核舊文，剖分乾坤，使讀者有徑可尋，其功自是不淺。唯上文已經講過，由於夏小正的經文被魯莽刪去，從傳文中去釐析經傳並不是容易的事，傅氏用力雖勤，所得自難盡如

人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一就曾經批評他的書說：「其中如正月之斗柄縣在下，五月之菽糜，將閑諸則，九月之辰繫于日，十一月之于時月也萬物不通，皆宜爲經文，而誤列於傳。而正月之始用暢，乃以解初歲祭耒，明用暢以祭自此始，宜爲傳文，而誤列於經，皆爲未允。」所以自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王應麟玉海、金履祥夏小正注以降，研究夏小正者往往又重加釐析，而各有出入。單以正月而言，朱熹無「囿有見韭」，「獺獸祭魚」作「獺祭魚」，「參中」下有「斗柄縣在下」。王應麟無「始月暢」，「囿有見韭」作「囿有韭」，「寒日滌凍塗」作「滌凍塗」，「獺獸祭魚」作「獺祭魚」，「參中」下有「斗柄垂在下」，「柳梯」作「柳梯」。金履祥「獺獸祭魚」作「獺祭魚」，「參中」下有「斗柄縣在下」，「柳梯」作「柳梯」，「緹縞」作「緹蒿」……。明清以後，爲夏小正作注的不下數十家，他們的見解就更複雜了。綜觀各家異說，主要大概有六個方面：

1 經傳的爭議：如正月「囿有見韭」，傳崧卿視爲經文，朱熹則併入「初歲祭耒」一節之中，當作傳文。

2 分節的出入：如三月「妾子始蠶」，「執養宮事」，傳崧卿分成兩節，徐世溥夏小正解併爲一節。

3 次序的不同：如八月「參中則旦」，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以爲是七月錯簡。

4 斷句的區別：如九月「陟玄鳥蟄」，諸錦夏小正詁蟄字連下節「熊羆貉貉鼯鼯則穴」爲文。

5 文字的差異：如大戴本十月：「黑鳥浴——……者，何也？鳥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傳崧

卿作「黑鳥浴——黑鳥者，何也？鳥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6. 訓詁的歧互：如十一月「嗇人不從」，嗇人，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釋爲省嗇徒衆之官，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釋爲小臣給王使令者，洪震煊夏小正疏義釋爲農人，宋書升夏小正釋義釋爲田畯。

由此可以看出各家對經傳真面目的看法是何等紛歧，他們的說法往往會涉及經傳分合的問題，卻幾乎沒有兩家是從頭到尾完全相同的。莊述祖云：「蓋以古書之僅存，屢爲後人所亂，校書者又別以其意定之，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迄無所取正，而亂益甚。」（明堂陰陽夏小正經傳考釋自序）確屬一針見血之論，而夏小正經傳之無法得到定本，也由此可見端倪。

最後要補充說明夏小正與大戴禮記的分合問題。夏小正自採入大戴禮記之後，其單行本日趨寥落是不難想像的事，至於是否完全絕跡，就很難說了。在隋書經籍志裡既著錄大戴禮記十三卷，又著錄「夏小正一卷，戴德撰」，傅嶽卿云：「漢唐志既錄戴氏禮矣，此書宜不別見，抑不知取戴禮爲此書自何代始？意者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務多以徵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爲此乎？有司受之，既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且小正夏書，德所撰傳爾，而隋志云然，可謂疏矣！」（夏小正戴氏傳序）他認爲夏小正傳爲戴德所撰，那是錯誤的判斷，姑且不論。而謂漢唐時無單行本別行，至隋始有人自戴禮析出以求重賞，有些學者也頗不以爲然。如陳壽祺云：「史記五帝本紀云：『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夏本紀云：『學者多傳夏小正』，此三篇皆在百三十篇中，太史公時二戴未出，於五帝德、帝繫姓云「或不傳」，而於夏小正云『學者多傳』，則當時此篇顯有專行者，如士